



■ 王保利

走进七彩云南，铺天盖地的石林映入眼帘，妻子惊叹道：“呀，这里的石头像花一样开了！”是啊，这地质奇观，果真如一场大地精心筹备的花开盛宴。

在石林的喀斯特地貌中穿行，左看右瞧，不时会产生遐想，是怎样的日月风霜，才能将最坚硬的岩石，催生成最灵动的花朵？这鬼斧神工和旖旎的风光，应该是大地诚心诚意吐露的芳菲吧。

初入石林，总觉得不是来看石头的，倒像是闯进一个凝固了千万年的大花园。空气里弥漫着石灰岩微凉的气息，混着高原上明净的阳光味道，吸一口，令人神清气爽。

一边走，一边仰视或俯瞰石林，它们哪里是一副沉默而呆板的面孔，分明是千姿百态，彰显着大自然瑰丽的生命力。

瞧，这一簇，从平地猛地攒聚起来，一柱一柱，挺拔耸立，直指透亮的蓝天，好像雨后争着冒头的灰白色石笋，密密匝匝，俨然大地陡然竖起的锋芒。看，那一丛犹如墨菊的花，开得恣意而凛然，另一丛却又婀娜了，几片巨大的石瓣斜倚靠着，中间镂空，风从其间穿过，发出低沉的鸣响。这声音，不似丝竹的清越，倒有几分泥垢的苍凉，悠然在峡谷间荡开，侧耳倾听，便能捕捉到石花绽放的声响。

随着一阵惊喜声，人群很快围拢过来，目睹那尊当地人唤作“阿诗玛”的石莲，在时光深处亭亭而立。青灰色的岩体泛着光泽，恍若夜莲含着露水。太阳西斜时，金红的余晖浸润着青碧的花瓣，那轮廓便柔和地舒展，仿佛浸着一帘幽梦。她不是开在枝头，而是从红土地里生长出来，每一道褶皱都是花瓣的脉络，每一处凹凸都有光阴停驻的印记。风穿过她的石褶裙裾，发出轻声的回响，像在吟唱彝

族撒尼人古老的歌谣。

伫立细看，发现“阿诗玛”的姿态又恰似一枝将开未开的玉兰——微微前倾的花苞，仿佛在等待心上人的脚步声。我瞬间领悟到，原来最执着的思念，会让石头也开出花来，就像传说中那个等待爱人的姑娘，将望眼欲穿的身影站成了石像，又将石像站成了永不凋零的花朵。

暮色渐浓，石莲慢慢融进黛蓝色的天光里，化作一抹幽深的剪影。待明日晨光初露，她又会重新苏醒，在滇南的风里，延续绽放了亿万年的花期。

在一片石峰丛中，十几米高的“万年灵芝”铮铮而立，如一座指路灯塔。夕阳西下，它在一片温暖的橘黄色笼罩中，显得神秘古朴。再看那“刀山火海”，一片片薄如利刃的石片，整齐地朝天竖立，银灰色的反光是它冷冽的花色。还有“剑峰池”，一泓碧水像一块跌落人间的翡翠，静静倒映着四周如剑般林立的山石。石是刚的，水是柔的，石是静的，水是动的，一朵朵石花便在漾漾的波光里，摇曳生姿起来。

《山海经》中记述“西南有石林，方三百里”。古人早已为这不可思议的景致，留下一个朦胧的注脚。我想，诗仙李白若能至此，一定会高歌“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”。

是怎样的纷纷扬扬撒落人间，才成了这石头的丛林，有的如莲花千朵，有的如灵芝簇生，有的如竹节拔地……彩云之南的神奇大地，好像将草木的柔媚，全用最坚硬的骨骼，重新塑造了一遍。

那些石头开的花，在渐暗的天色里，褪去分明的棱角，化作一片墨色的剪影，俨然一场盛大花事落幕。望着一簇簇在坚硬中绽放出柔美的石之花，我的心中始终充盈着莫名的独特美感，那是将刚毅化为温存、于亘古中彰显生机的大地杰作。

于是，我继续仰望着，久久不忍离去。

(作者供职于河南焦作煤业集团)

山乡变奏曲

■ 杨少祥

我的家乡不产煤，加上过去不通电，也不通公路，买不到煤炭，更谈不上用电作能源了。

以前，每家每户的厨房里，都有一个用黄泥巴垒成的灶台，上面架着一口大铁锅。这种土灶炉膛大，每天都消耗大量的木材，人们称之为“老虎灶”。

读初中时，每到周末，天刚破晓，我就要起来磨柴刀，然后腰别柴刀、扛着扁担，去附近的山上砍柴。

家里的“老虎灶”是全家的“能量中心”，每天烧水、煮饭、炒菜全靠它。巨大的灶台像一只喂不饱的“老虎”，塞进去的柴火，很快变成熊熊的火焰，化作一股股炊烟在寨子上空弥漫。为了砍柴，全家人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。

家乡的山坡上，绿树成荫，杉木、马尾松、青桐等各种树种漫山遍野。尤其是杉树，像北方的白杨树一样高大挺拔，枝繁叶茂。杉树枝干旁斜生出的枝条，砍下晾晒，待干燥后，黄褐色的枝条直冒杉油，易燃又耐烧。每次上山砍柴，我们总喜欢爬上高高的杉树选剔枝杈。

那时候，砍柴割草不是被刀砍伤，就是被芭茅草划破皮肤，旧伤口尚未痊愈，又添了新伤口。有一次，我刚爬上一棵杉树，不小心一脚踩空，从树上摔下来，身上被树桩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，鲜血直流。情急之下，我用父母平常教的土方，扯了根芭茅草放进嘴里嚼烂，然后敷在伤口上，才将血止住。直到现在，身上那道疤痕还清晰可见。

多年的采伐，山上薪材越来越少、越砍越远，森林资源几近枯竭。有时花上半天时间，徒步到十多公里

外的山坡，才能砍够一挑柴。

后来，随着时光流转，家乡通了公路，上山砍柴的生活方式悄然发生改变。商人门看到商机，用大货车拉着无烟煤到寨子里销售。无烟煤一出现，家家户户纷纷买来铁炉子，架在堂屋中间，改用煤炭作燃料，实现了厨房的“第一次革命”。后来，电网拉到寨子里，人们又以电代煤，实现了农村生活燃料的“第二次革命”。

前几天，我回家乡过苗族吃新节。在村外，遇到年少时一起砍柴割草的伙伴。大家站在寨头拉家常，回忆儿时的砍柴往事。看到寨子边满目青山，不禁感叹：“这几年没人砍柴，寨子周边快成深山老林了。”

“砍一挑柴不够烧一天，谁还愿上山？用砍柴的时间进城工作，一天工资足够全家一个月的用电开销了。”伙伴也感慨，“现在啊，只要保护好山林，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‘金山银山’。”

乡亲们观念转变，昔日光秃秃的山头，如今已郁闭成林。过去用来栽种小米、包谷、红薯的旱地，有的改种茶叶，有的已退耕还林，长出碗口粗的杉木、枫香、麻栗树。前段时间，还有人看到红腹锦鸡、毛冠鹿、豹猫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林下活动。

家乡通了公路、通了电后，农村生活发生了巨变——电磁炉、电饭锅、电炒锅、饮水机现代化家电走进寻常百姓家，曾经一天都离不开的“老虎灶”和铁炉子，只有村里有婚丧嫁娶时才偶尔用用。那黑色的铁锅、黄泥巴土灶，已成为一代人记忆里的符号，而清洁的能源和现代化的生活，成为广袤乡村的新风尚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橘
枳

各有其用

■ 邵俊强

沿着乡间小路漫步，无意间发现一棵奇怪的树，树干布满尖锐的刺，树枝上挂满形状奇特的果实，色泽暗沉，散发着一股神秘气息。

走近才发现，这竟是传说中的枳树，其果实名叫枳实，又名枸橘。枳实又苦又涩，不能食用，我心中不禁涌起一丝失望，因为世人皆知《晏子春秋》中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的论断。

我生长在淮河以北，一直以为故乡是“枳”地而非“橘”地。然而，当我们以现代视角重新审视这句话时，却发现其中或许存在着认知偏差。

从生物学角度看，物种的特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环境影响，但这种影响并非绝对。橘和枳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物种，有着不同的遗传基因和生物学特征。橘树在淮南生长良好，结出甜美多汁的橘子，是因为淮南的气候、土壤等条件适宜其生长。而枳树在淮北生长，其果实酸涩，形态也与橘子不同，这是枳树本身的物种特性所决定的，并非橘树

生长在淮北就变成了枳树。

从环境适应的角度讲，如今农业技术和生物技术不断发展，我们可以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，为橘树在淮北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。例如，利用温室大棚调节温度、湿度，改良土壤成分等，使橘树在淮北也能结出美味的果实，这就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。

再者，从哲学层面思考，这句话似乎过于强调环境的决定性作用，而忽视了事物自身的主观能动性。橘树作为一种生命体，也有着一定的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机制。在面对不同的环境挑战时，它可能会积极适应环境，而非简单地被环境所改变。

枳实又苦又涩，真的一无是处？不能食用的果实就毫无用武之地吗？要知道，天地万物，每一种存在都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，枳实也不例外。有一副中药对联说得非常恰当：“枳实破气消积，功效非凡称妙药；青皮疏肝破滞，用途独特乃奇材。”意思是说，枳实虽不能食，却是良药一味，它有破气消积、化痰散痞的神奇功效，在传统医学中具有重要

地位。

枳实对于生态环境也有重要作用，它为许多小动物提供栖息之地和食物来源。鸟儿在树枝上筑巢，松鼠在树洞中安家，它们都依赖于这棵长满刺的树生存，不被天敌侵袭。

“枳壳枳实，皆为良药；橘红橘绿，各有千秋。”这副楹联将枳实、枳壳与橘子的不同状态相对比，突出枳实作为药物的价值，同时也点出橘子在外观和特性上的差异，对仗工整，富有韵味。

由此不禁感慨，人们曾经认为只有能吃的果实才有价值，其实不然，每种果实都有独特的使命和价值。又苦又涩的枳实虽不能满足人们的味蕾，却在医学、香料制作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枳实花开香满院，药香四溢韵无穷。身在淮河以北的我，将那棵其貌不扬、不为人知的枳树深深植于内心处，它那满身的刺和无法食用的果实，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价值和意义的故事。

(作者为安徽省散文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)



柿柿如意

■ 张雨义

摄于河南省灵宝市朱阳镇贾村

